



河西，河西！

□ 赵传山

今年夏末秋初，我去了河西走廊。凭脑袋中的印象，我是充满着期待和兴奋的，笑着进入了走廊。因为，河西在我的心中，是西部文化和中华汉唐的一尊图腾，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又宣示着历史的辉煌。然而，通过五天的观览凭吊与瞻仰，我竟然哭着离开了走廊。在走廊中，一宗宗沧桑沉重的遗迹与沟洫，每每使我怆然而泪下。

这次去河西，是借友自驾，目的是备足充分自由，率意考察观览，看得个真切，品出个味道。而且，我们一改自东而西的程式化线路，从走廊西端开始，珠帘倒卷，一路东行，目的是跳出旅游攻略和影视窠臼，从不同角度，来审视品读走廊的历史和文化。我是带着既有的意境意象进入走廊，去寻找现实中的物景物象的，是带着对走廊文化的崇拜，去亲眼领略走廊容颜和风韵的。一路下来，在印证了她的辉煌而欣慰的同时，我却又发现了另一个“河西走廊”，一个隐蔽在辉煌背后，但人们还没有道出的河西走廊。

我们从青海格尔木出发，穿过广袤洪荒的无人区，直奔敦煌，然后自敦煌而嘉峪关，而酒泉而张掖，之后过武威而走出。在穿越无人区公路时，我们竟然撞见了一只野狼。车子减速，与它擦身而过，野狼还回首逡巡一番才悠然离去。大家认为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奇缘，是吉祥之兆，委实兴奋了一番。

在1000公里的走廊中，南是与走廊并行的祁连山，自上下黛，雪峰皑皑，迢迢相伴。北是绵延的北山，有马鬃山、合黎山、龙首山、红崖山等连袂成带，间或连缀着节节长城。在走廊平坦的腹地，自西而东，有戈壁沙漠，有长城雄关，有望垒烽火台，有古道驿站，还有散落的绿洲湖泊、丝绸之路穿廊而过。河西走廊无疑是中华版图上一个辉煌灿烂的地标，众多的古迹遗存，成为钙化的文化具象，犹如巨大的“硬盘”，储存着厚重的中华历史和西域文化的巨量信息。我虔诚步入走廊，用心阅读走廊，真切发现了一个辉煌背后的沧桑苍凉、悲凄悲壮的河西走廊。

可能冥冥中与张骞有缘，在格尔木沿215国道赴敦煌途中，一入敦煌界就邂逅了“张骞”，的确是不期而遇。在阳关景道与215国道相接的三角环岛，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张骞铜像。因天向晚，离敦煌还有70公里车程，于是下车仓促一晤，遂拱手而别。

第二天去阳关，我又刻意拜谒了张

骞。他左手挽缰，右手持节髦，立马腾空，斗篷后飘，好一个意气风发的英雄才俊。他前方是茫茫戈壁、西域诸夷，身后是大汉使命，以此为起点，开启了“凿空”西域之行，创造了大汉开辟西域的苦难辉煌。

“太仓积粟陈陈相因，露积于外，至腐不可食”，国库“铜钱亿万，朽朽而不可校”。大汉经过“文景之治”，国力空前强盛。这时北部匈奴也日益猖獗，不断南侵犯边，窥视中原。在西域则称霸各国，奴役笼络，而且扼据河西走廊，阻断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，大大挤压了大汉空间。公元前141年，既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刘彻登基，承借文景中兴，开启了经略西域、“断匈奴右臂”的强国战略。在征召西域使臣中，28岁的张骞脱颖而出，率马帮使团，开启了西域之行。2000多年来，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彪炳中华史册，张骞也因“凿空”西域之行而千载留名。然而，我在走廊中多次看到听到，从张骞出使西域，到班勇去世2000多年间，“凿空”西域之举，却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。

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，途经走廊时被匈奴截获，扣押长达10年之久。但他始终不忘大汉使命，忍辱负重，屈身等待时机，最后用贿赂阉氏的办法得以逃脱，终于到达西域。在第二次出使归途中，又被匈奴截获，受尽屈辱，后趁卫青出击匈奴，于战乱中逃脱。首次出使时100多人，回到长安只剩下3人，其中1人还是他在匈奴娶的妻子。

张骞两次出使，只是大汉经略西域的伟大尝试，仅带来了西域诸国的有关信息，没有达到“断匈奴右臂”的目的。到了东汉，匈奴又卷土重来，依然控制着西域各国挤压大汉空间。此时，一个热血青年，以报国的激情“投笔从戎”，公元73年率团再征西域，他就是班超。班超以高超的外交智慧和军事才能，在西域纵横捭阖，苦心经营，一面实施“连横合纵”策略，一面身经百战顽强扶弱，经过30余年，实现了西域多国弃匈奴而联汉的不菲成果。然而，班超身老，回汉三年因积劳去世，汉廷诸国又复归匈奴。班超之子班勇，继承父志，又挺身而出，率团再次出征，在与匈奴的战斗中，因“战友”张朗谋功而获罪，出狱不久就抑郁而终。回望出使而获罪，入狱不久就抑郁而终。回望出使而获罪，入狱不久就抑郁而终。回望出使而获罪，入狱不久就抑郁而终。

在走廊西端矗立着阳关、玉门关和嘉峪关三座边关，以西部分片闪耀天下。古

今多少文人墨客赋诗著文，形成这里独特的边塞文化，被后人咏唱千秋。我以朝圣的虔诚，一一拜谒了每一座关城。

经过雅丹“鬼城”的惊悚，循着呜咽的羌笛，首先来到了玉门关。这是汉武帝“列四郡、据两关”的两关之一，是玉门关“小盘方城”遗址。穿过西面“关楼”，进入关城，登上了北部高台。放眼四合，南北是绵绵山峦，东方是丘陵沙原，西望是茫茫戈壁。残存的烽火城墙，在丘陵上围成的“方城”遗迹，还依稀可辨。只有西门的“关楼”，经过2000多年的风沙侵蚀，依然倔强矗立，展现着它不凡的身世。这座关台，就是大汉与西域的“界碑”。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故事，我目睹关城，心中翻腾着吊古的激情。

在博物馆的穿廊，我有幸碰到了10几位古代诗人。在穿廊的玻璃墙上，画着他们的身像并附其玉门关的诗作。我一拜读。通过这组诗篇，我充分感受到了玉门关的慷慨悲壮、雄浑苍凉——

“愿得此身常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”（戴叔伦），“玉门关外何妨死，饭颗山头不怕穷”（陆游），我从中看到了以身报国、视死如归的西征将士气概；“燕颌虎头成底事，但求生入玉门关”（徐钧），“半夜帐中乘坐处，唯思生入玉门关”（胡曾），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（王之涣），我从中看到了西征班超和久守边塞的戍卒，思念家乡的愁情离怨；“今古沙场唯白骨，几人生还玉门关”（孙七政），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（王翰），我从中看到了西域沙场的惨烈和牺牲将士的悲壮。浏览吟咏间，意绪难平，每每泪洒模糊双眼。

阳关，是丝绸之路的关卡和驿站，当年王维的一首送别诗，让这座关城成为世人离愁别绪的象征。我们下午3点到了阳关。穿过景区的牌楼和广场门楼，坐电车到达了阳关城遗址。在荒凉的戈壁荒原，突兀一座赭黑的砂砾丘山，在丘山顶上矗立着一个黑黢黢的英勇男影。这就是阳关唯一的遗址。烽火围着栅栏，栏外有环形匝道。此时正烈日当头，空气热得烫脸。山高大约100米，三四百米路程，小伙伴们怕热怕累都放弃了登山。我虽是同行最长者，但是为朝拜而来，不肯轻易放弃。于是我仅借一友，背着蒸腾的热浪，一口气登上了山顶。站在烽火台旁，目睹这座千年古垒，一种沧桑苍凉的沉重，压得我难以呼吸。这是一方形土垒，高10余米，宽十五六米，四壁斑驳鳞

峋，上口参差不齐。就在这座土垒上，演奏了千年阳关三叠，道尽了人间离愁别恨。我面对土垒，高声吟诵“渭城”全诗，同伴为我录像。

嘉峪关据守走廊之中，我是在日月同辉的早9点登上了关城。这座与阳关、玉门关形成鲜明反差，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关城，其雄伟与恢宏，都不愧为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大名。我从东门马道登城，首先沿高大宽阔的城墙周览了瓮城。在这里，南面祁连山和北侧群山近在眼前，形成走廊的咽喉，东扼中原门户，西控西域瀚海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商贾的驼队、行旅的马帮、西征的阵列甲兵；听到了风沙的怒吼、战马的嘶鸣和羌笛的哀怨，胸中涌动着莫名的壮烈。我抬头望向蓝天，那轮上弦半月正悬在关上，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的沧桑感顿然涌动，在这座关城的光晕里，我又切身感受到雄关漫道的悲壮苍凉。为收复新疆，左宗棠在酒泉誓师，抬棺从嘉峪关西征，表现了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英雄气概！林则徐被贬新疆，来到了嘉峪关，他回望虎门的硝烟、列强的舰船，远眺前程的漫漫瀚海、古道西风，写了组诗赞美这座雄关。但他已近六十，被贬新疆，这次出关西征，不知能否生还。我从诗的字里行间，窥出了他英雄末路的凄凉、不禁抚膺叹息，久久难平。

在酒泉博物馆，我终于找到了霍去病。这个金戈铁马、气吞万里的英雄少年，三征走廊，六战匈奴，开大汉疆域，成千古功业，19岁封骠骑将军，达功名顶峰。但英雄路短，23岁就骤然离世，留万世遗憾。设若去病不殒，苏武牧羊和昭君出塞的悲剧也许不会发生，冯唐易老、李广难封的平也许自然消声。现实很残酷，霍去病死了，确实死了，死得蹊跷，死得莫名，到底死于何因，留下千古之谜。霍去病的功名功业，是多么辉煌，而他英年早逝的结局，又是何等的悲怆！我在走廊中徘徊，仍能听到回荡在山峦和沙漠的哭声和呼唤，仍能看见他一骑绝尘杀入敌阵的英勇背影。有朋友提议，大家给这位中华功臣行个礼吧！我深鞠躬向前，久久没有平身。

河西走廊，是中华西部图腾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。她满载着历史的辉煌，同时也充满着苦难悲怆。我想，也正由于她的峥嵘多难，更反证了她的辉煌灿烂，这也符合历史大道。此行有个遗憾，莫高窟因需预约而没进去，但也感到庆幸，留下了念想和期待。河西走廊，我一定回来。

忽有故人心上过，回首山河已是秋。九月，是一年中美好的季节，长夏逝去，凉秋悄来；草木摇黄，丰收在望。鄞城首届国际发制品博览会于2025年9月6日开幕。我在鄞城工作已19个月，也想着为鄞城的传统产业做点什么。遂提笔再叙青丝，愿鄞城根基产业发飘全球！

千年古县绘和谐，货郎经济奔未来；孙娘故里映富裕，毛发营生创奇迹。黎明初起，当熹微的光芒刚刚在鄞城上空散开，郑营镇、富春镇集市上早已人影绰绰。人们手里捧着的头发，或如墨染般乌黑，或似霜雪般银白，或同玉米般金黄，在晨光里映出柔亮的光泽。缕缕青丝，在晨曦中静静流淌着光泽，竟如一条条通往新生的发光的河流，蜿蜒汇入各企业敞开的门庭。白居易曾咏叹：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这无数缕平凡发丝，竟也真如原上之草，在故乡的土地上生发着不可遏制的蓬勃生意，昭示着一条由青丝铺就的金色路径徐徐展开。

万绿枝头一叶黄，秋风恰似到林塘；万千行业一独枝，青丝正如千家米。旧日里，那些被剪落的长发短辮，不过是飘零无主的微尘，或随风飘散于荒径，或静默无声埋入废土。而今，在村头巷尾，她们被小心翼翼地归集起来，由一双双布满岁月刻痕的手重新梳理、捆扎、称量——昔日被弃的微尘，终于成了被珍惜的寸寸金丝。我见过王秀英老人，她那粗糙的手却出奇灵巧，眼神专注如穿针引线，在那些缠绕的发束间翻飞。她每每端坐于院中，银发与手中的青丝交缠于阳光里，仿佛时间也放缓了脚步。丝丝缕缕在她指间驯顺地归拢，排成行，扎成束，而后被郑重托付出去。她常道：“这小小一束发，能换回油盐酱醋，能凑齐孙子新学期的书本钱。”每一缕发丝，都如一条坚韧的线，轻轻牵引起一户户人家的寻常生活，缝补着日子，也编织着希望。

青丝诸事无所忧，金路顺意经风来；贫困农家变富有，年轻老板不新鲜。岁月流转，如今更有年轻的步履踏上这条发丝铺就的路径。村东头的杨霞，大学毕业后决然返乡，在电商平台开了自家一方天地。夜幕降临，她的小工作室却灯火通明，如一枚燃烧的星辰坠在村庄的胸膛上。只见她端坐在电脑前，时而用流利的英语与异国买家洽谈，时而举起一顶精心制作的假发，在镜头前展示其柔顺光泽。她熟练地讲解着，目光熠熠，声音里充满了活力。“千家笑语漏迟还”，而今这笑语早已乘着电波越过重洋，抵达异域。10年砥砺，当年的小作坊已成年销售额几千万元的企业。更有一批青年追随返乡，百家作坊如春笋破土，拉发、造网、造型……产业链次第延展，竟带动10万人执起发梳。村头卡车的日满载发套，驶向青岛港，直抵日韩欧美。鼠标轻点，“互联网+”的订单如雪片飞入农家屏幕，昔日货郎的后裔，竟与地球另一端视频议价。昔日寂寥的村庄，如今却因缕缕青丝而昼夜回响着来

米甜香飘满全村，现在想起那股香味，还会忍不住咽口水。等玉米熟了，奶奶用粗布巾裹着手捞出来，递给我一个：“趁热吃，甜着呢。”我咬一口，玉米粒在嘴里爆开来，甜汁顺着嘴角流，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松嘴——这口甜，15年里在城市的厨房煮过无数次玉米，都没找回来。

15年前的晨光里，露水裹着黄土的腥气，沾在我的粗布裤脚管上，凉丝丝地往腿肚子里渗。那时玉米秆子窜得比我还高，绿油油的叶片像刚磨过的镰刀，风一吹“哗啦啦”响，如今闭着眼睛，还觉得那声音像地底下的老辈人，在跟庄稼絮絮叨叨说话。

奶奶的手糙得厉害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土色，那是长年握锄头、掰“棒子”磨出来的老茧，现在想起来，那粗糙的触感还在掌心留着温度。她走到一株玉米前，先摸透了摸裹着绿皮的穗子，顶端漏出的几缕棕红须子，软乎乎的，像爷爷抽烟时沾在嘴角的烟丝。“差不多了，能掰了。”话音落，她一手攥穗子，一手扶杆子，“猛一拧，别用蛮力。”我跟着她学，玉米穗“啪”地脱了秆，新鲜浆汁溅在手腕上，那股黏糊糊的甜香，15年里再没在别处闻过。

偶尔玉米叶的锯齿会划得胳膊红一道细印子，我龇牙咧嘴的时候，奶奶就停下活儿蹲下来，用嘴对着印子轻轻吹：“不疼不疼。”她的气息裹着玉米的甜味，“庄稼地的孩子，皮实。”小时候总爱躲在玉米地里捉迷藏，找几株秆子密的的地方蹲着，阳光透过叶片缝隙洒下碎金子似的光，落在满地玉米皮和狗尾巴草上。我会拔几根狗尾巴草编小兔子，或者盯着玉米须看，看它们被风吹得飘起来，像小姑娘没梳好的刘海。远处村里的鸡鸣，谁家媳妇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，在玉米地里绕一圈就变得软乎乎的，连日头都跟着温柔——这些画面，15年里常常在加班后的深夜悄悄冒出来暖我。

正午日头最毒时，奶奶把掰好的玉米装进竹筐，筐绳在她脚上勒出两道红印子。回到家，她把嫩玉米剥了皮，放进灶上的大铁锅，添满井里刚打上来的凉水。柴火在灶膛里“噼啪”烧，烟混着玉

青丝金路·再叙青丝

□ 虚糜惑

自远方的交谈声与键盘敲击声，汇成一支日夜不歇的新田园交响曲。

青丝成金，非止于物理之变。昔年走街串巷的货郎，今朝稳坐跨境电商后台；曾视假发为“造假”的乡民，现以“发圣”自诩。一缕发不过毫末，万缕发却可编织山河新貌。当点将台的鼓声化为车间机杼声，古村在发丝经纬间寻得通往外界的秘径——所谓振兴，原是让每根微末之丝，都找到闪耀的位置。发丝传奇之外，古村正以文化苏醒。村南盐碱滩上，曹操点将台巍然矗立。公元三世纪，那位“周公吐哺”的枭雄在此屯兵，而今古台成为广场中心，老者在此闲敲棋子。“曹氏宗祠、演武场、陈王府错落分布，‘九街八巷一宗祠’的格局正在成形。”游客循着曹魏遗风而来，在假发工坊体验织发，于采摘园中摘取鲜果。省级生态旅游村的牌匾“冯庄生态园”与“中国发都”的称号交相辉映。

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；青丝飘万家，金路举世惊。暮色四合，满载发制品的货车缓缓驶出崭新的园区，灯光如星，在暮色里蜿蜒成行，奔向远方。青丝原本纤细，却因无数双手的珍视、无数颗心的经营，竟燎原成一片不熄的产业之火。当缕缕青丝被赋予价值，被织入生计，被运往四海，那看似微弱的个体便蔓延成点亮千家万户的星河。这青丝铺就的道路，通向了物质丰足的门楣，更通往人心与村庄的振兴。原来振兴之大业，无非是让那些曾经零落委地的微小之物，重新在众人的掌心与瞩目里，生长出不可阻挡的绿意与金光。

最雅志 zuizuiyanwang

家乡的那一片玉米地

□ 李亚非

每当在城市超市看到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玉米，我就总会想起鲁西南老家

的伏天，想起村西那片玉米地，想起日头还没挣破东边云层时，跟着奶奶踩过的露水。

15年前的晨光里，露水裹着黄土的腥气，沾在我的粗布裤脚管上，凉丝丝地往腿肚子里渗。那时玉米秆子窜得比我还高，绿油油的叶片像刚磨过的镰刀，风一吹“哗啦啦”响，如今闭着眼睛，还觉得那声音像地底下的老辈人，在跟庄稼絮絮叨叨说话。

奶奶的手糙得厉害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土色，那是长年握锄头、掰“棒子”磨出来的老茧，现在想起来，那粗糙的触感还在掌心留着温度。她走到一株玉米前，先摸透了摸裹着绿皮的穗子，顶端漏出的几缕棕红须子，软乎乎的，像爷爷抽烟时沾在嘴角的烟丝。“差不多了，能掰了。”话音落，她一手攥穗子，一手扶杆子，“猛一拧，别用蛮力。”我跟着她学，玉米穗“啪”地脱了秆，新鲜浆汁溅在手腕上，那股黏糊糊的甜香，15年里再没在别处闻过。

偶尔玉米叶的锯齿会划得胳膊红一道细印子，我龇牙咧嘴的时候，奶奶就停下活儿蹲下来，用嘴对着印子轻轻吹：“不疼不疼。”她的气息裹着玉米的甜味，“庄稼地的孩子，皮实。”小时候总爱躲在玉米地里捉迷藏，找几株秆子密的的地方蹲着，阳光透过叶片缝隙洒下碎金子似的光，落在满地玉米皮和狗尾巴草上。我会拔几根狗尾巴草编小兔子，或者盯着玉米须看，看它们被风吹得飘起来，像小姑娘没梳好的刘海。远处村里的鸡鸣，谁家媳妇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，在玉米地里绕一圈就变得软乎乎的，连日头都跟着温柔——这些画面，15年里常常在加班后的深夜悄悄冒出来暖我。

正午日头最毒时，奶奶把掰好的玉米装进竹筐，筐绳在她脚上勒出两道红印子。回到家，她把嫩玉米剥了皮，放进灶上的大铁锅，添满井里刚打上来的凉水。柴火在灶膛里“噼啪”烧，烟混着玉

阮郎归·寻访安徒生(外一首)

□ 赵统斌

新港聚，话啾啾，
昔情堆旧丘。
帝裳一去笑千秋，
长河灯影悠。

浪溪沙·小美人鱼铜塑
日暮秋风生沁凉，
海天同色沐蓝光。
人鱼铜塑耀丹邦。

郁都双眸惊万类，
痴痴一念动八荒。
百年独处可思乡。

从一首小诗谈起

——致文友继康书

□ 陈化明

时有所发现——大剧院广场西南隅，一方大青石的裂隙中间，居然生长出1棵1米多高的小树，虽然土上贫瘠，居然枝繁叶茂。这树的种子来自哪里？是何种树？我情不自禁地走近这棵石缝中的小树。它从无到有，由小及大，无惧寒风冷雨，身姿坚实挺拔。由此想起赴太行山考察时，那山巅崖壁上生长的柏树，竟记得几十年乃至逾百年的严寒酷暑，与这石中生树，何其相似乃尔。曾耳闻一自佛门禅语：一树一世界，一花一菩提。可否理解为——大地之上、山水之间的花草树木，蕴含着微观与宏观、静止与运动的深刻哲理。悉心观察体悟，作为“万物之灵”的人类，可以从中受到某些启迪。从爱国诗人屈原的“兰草、香木”到诗圣杜甫的“城春草木深”，从唐代张九龄的“草木有本心/何须美人折”到清代郑板桥的“千磨万击还坚劲/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从一首木无不彰显豁达的家国胸襟。宋代周敦颐专为自己心爱的草木而著《爱莲说》：“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，自李唐以来，世人甚爱牡丹。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……”在当代，陈毅元帅对松树情有独钟：“大雪压青松/青松挺且直/要知松高洁/待到雪化时。”著名诗人雷抒雁的代表作《小草在歌唱》，寓意于草，深情讴歌被邪恶势力疯狂迫害的张志新烈士：“只有小草变得坚强/托着她的身躯/托着她的枪伤/把白的红花/插在地的胸前/日里夜里/风中雨中/为她歌唱……”披乱反正后的中国，雷抒雁笔下那些柔弱而坚强的“小草”，感动并激励了亿万国人。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曾说：“世界上并不缺少美，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”即便是寻常草木，也会受到善于观察的作家诗人们的

青睐，将鲜明的思想理念诉诸笔端。我国传统文化中的“花中四君子”（梅兰竹菊）和“岁寒三友”（松竹梅），就蕴含着圣贤志士对无畏精神和崇高品格的赞赏。

说起草木，我们会联想起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：草木之人。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自称是草木之人，既暗喻了她作为绛珠仙草的前世本源，又折射出传统文化中“草木化人”的哲学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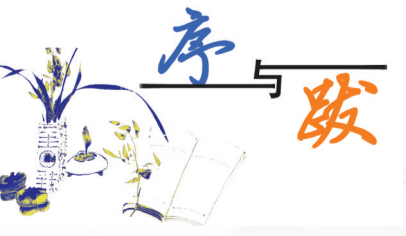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草木之人这一词语，通过人物与自然元素的融合，展现了生命力与人性映射的多重内涵（平民百姓时常以“草民”自谦）。在历史上，有多少统治者眼中的“草木之人”，因不满封建专制及横征暴敛，于草木间揭竿而起，推翻了一个旧王朝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。当今时代，又不足为乎太多的普通劳动者，用他们的勤劳、智慧和坚强，勇敢面对艰难困苦，传递文明薪火——李福贵，河南省卫辉市山区农村的一位普通女孩，自幼家境贫困，父母智力残疾，奶奶去世，爷爷年迈。她初中毕业就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，帮风沐雨，走村串户送货下乡，为孤独的乡留守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，同时也带上善意的帮助和亲人般的问候。她喜欢学习，把日常生活做成短视频；帮老人晒麦子，为老乡拍图联系打工的儿女……用自己做自媒体的收入，组织村里46名老人走出大山，去省城观光旅游。她如草木一般如期而至的诚信、质朴善良的言行感动了无数网民，人民日报记者专程跟随李福贵采访了她的“原生态生活”。新华社转载报道并点评：“既然改变了，就把苦日子过成花。”她像草木一样眷恋生身土地，把自己活成了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放眼当下，中国文坛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写手，他们不热衷于编织虚无的文学奇观，而是将

笔触深植生活的土壤，关注着人生百态、人情冷暖，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捕捉感人画面，记录着改革潮流的每一朵浪花。歌曲《真心英雄》唱得好：灿烂星空/谁是真的英雄/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……

还记得吗，继康，当初我们相识时，您还是教育界的青年才俊，面对少年学子，语重心长地发问：“有没有读一首诗的时间？”如今您年过不惑，我也早已步入中年。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古人对光阴流逝的形象描述，实在令人感叹。伴随着草木色彩的不断变幻，我们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。守望在文学这棵常青树下，我们秉承爱憎分明的立场、悲天悯人的情怀，探究社会资本的喧嚣，描绘命运不屈的抗争……您作为省重点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师，职业还赋予您沉甸甸的使命——教书育人，把理想、信念、爱的种子，撒向一方知识的处女地，相信未来一定会收获那郁郁葱葱的森林。

暑气散，白露至，应该是学生刚刚开学的时节，学生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，又从四面八方回到求知的摇篮。我仿佛看见您站在讲台上，微笑着请出唐朝深处的居易先生，向学生介绍并吟诵他赞美草木的诗歌名篇——离离原上草/一岁一枯荣/野火烧不尽/春风吹又生……

诗声琅琅，天高云淡。



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

海边鱼女目生幽，
心航何在舟。
火柴燃尽梦长休，
谁将寒月收。

之所以信笔至此，是因为那次散步